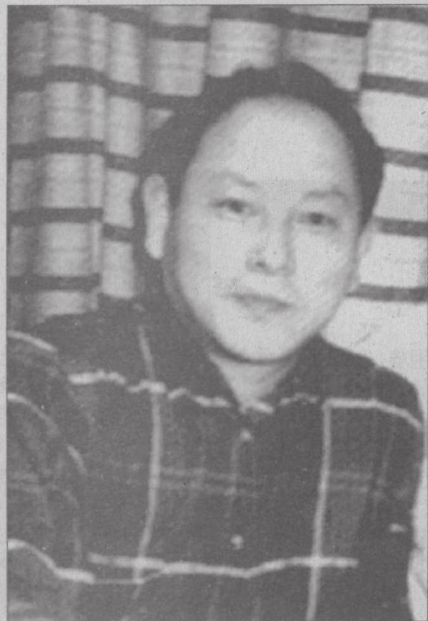


最深最沉是父爱

——一位赴日打工的中国父亲为女儿献身的4000个日日夜夜

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为了把女儿送进世界一流的大学，父亲在日本打工11年，每天打两到三份工，住破旧的阁楼，吃冷菜冷饭，11年里从未见过妻子一面。在父亲的期待中，女儿成了纽约州立大学的优等生；一家人却分别生活在东京、上海、纽约；虽然远隔重洋，但剪不断的是魂牵梦萦的思念和刻骨铭心的乡愁。

东京：一个上海“知青”拼命打工

深夜12:30，东京的最后一辆“大巴”都已休息了。一名中年男子穿过繁华的市区，走向“贫民区”一幢旧式的阁楼，踮起脚尖，轻轻地摸回自己租来的那6平方米空间。

他叫丁尚彪，上海人。11年前他只身来日本留学；上海的家，有他深爱的妻子和9岁的女儿。

刚到日本，他已经36岁，是日本北海道语言学校的一名留学生。但北海道不允许留学生打工，背负着一身债务的丁尚彪从北海道“逃”到了东京。

曾经在安徽农村“战天斗地”的丁尚彪决意在东京当一个“专业打工者”，“一个大男人，总该能够养家糊口吧？”丁尚彪这样想着，便一头扎进了打工前的技术培训。在原先不懂一句日语的情况下，硬是考出了5份技术资格证书。

有了证书，就能找到足以谋生的活干。早上6点起床，到晚上12:30下班，他马不停蹄地往返于两三个地方拼命地

打工。饭菜，捡最便宜的吃；衣服，一年到头添不上一两套新的。无论暑天，无论霜雪，也不管是春节还是圣诞，他从不休息。心里头只有一个信念：我在日本多打一个小时的工，女儿将来就可以安心地多读一个小时的书。

8年的省吃俭用，在还清了出国时借的债务外，还给家里寄了2000余万日元。

上海：一个女人每天点上三支清香

8年之后，女儿丁琳已是上海复旦大学附中的高三学生了。

在这8年里，有一个女人每天都在思念她那远在日本东京的丈夫，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她们的孩子。

她叫陈晰星，丁尚彪同在安徽插队的妻子。

在那最艰苦的岁月里，有丈夫的爱和呵护温暖着自己；70年代末，夫妻俩双双回到上海，并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平淡而节俭的日子倒也温馨。而今，丈夫远在东京，无法照料他的冷暖，更没有人能在自己身边聆听一个妻子的“唠叨”。

丈夫的心思她明白。丈夫说：“我们吃了文化少的苦，决不让女儿再吃这个苦，再苦再累也要把女儿送上世界最好的大学。”

为此，她没少鼓励女儿。不但一个人操持起全部的家务活，学会了接保险丝，学会一个人扛煤气瓶，学会一个人抱着生病的女儿上医院。她还像一名严厉的教师，日夜守候在女儿的书桌旁，督促女儿早早地啃起英语。

女儿很乖。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学大学英语，并向“托福”冲刺。那一天，在日本的中国朋友来上海，拿出拍摄的父亲在日本打工的片断，母女俩看了泪水夺眶而出，女儿哽咽地说：“真想不到父亲在那边那么苦，我有时学习还怕吃苦……”说着，说着，母女俩泪如雨下，此时此刻，女儿的血液里沸腾着父母的爱，她的内心有了汹涌澎湃的力量之源。

母亲从女儿的眼神里读到了希望，她深信女儿会实现她和丈夫的梦想，但她又害怕这一天的到来，于是，她每天虔诚地焚香祷告，她听说三支香要一样长短，这样，全家才可以长相聚。所以，她每天都点一样长短的香。但分离的日子还是越来越接近……

收获的一天终于到来，1997年6月，女儿丁琳获得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录取通

知书。

这一天，一向节俭的母亲带着女儿到酒店“阔绰”了一顿，母亲千叮万嘱咐：到美国后好好照顾自己。女儿却说放心不下母亲，因为母亲生病从不肯去看，每次都得丁琳催着去。“她就是不舍得花钱，不舍得。”女儿这样说她的母亲。

小鸟要起飞了，在上海机场。母亲在女儿走进检票处的那一刹那，终于无法克制自己，放声痛哭起来。当女儿的身影消失在宽敞的大厅时，两腿发软的母亲瘫倒在一同来机场的亲友的怀抱里。而女儿，乘上了飞机，飞得很远很远……

东京：父女相聚的廿小时

1997年8月。去美国上学的女儿要到东京转机，8年多没有见面的父女终于迎来了相会的那一刻。

然而，去机场接女儿的却不是丁尚彪。由于护照早已作废，丁尚彪实际上早已成为“黑户”，“黑户”是不能去机场的。中国朋友替丁尚彪到机场接了他的女儿，然后送到约好的地铁站。

下一站马上到了，女儿望眼欲穿地看着窗外，车还未停稳，她大叫道：“我看见爸爸了，爸爸——”

一位中年男子走过来，看见眼前的大姑娘，一时反应不过来，愣了一会才说，“琳琳，你长这么高了，都比爸爸高了。”

“是鞋子高”，女儿也讷讷了起来。

“噢，是鞋子”，父亲有些木讷了。抢过女儿的行李，往前走了几步，才反应过来，说：“走反了，是这边。”

一边走，一边打量着女儿，父亲惊奇地叫道：“怎么？你有白头发了？”

丁尚彪带着女儿到他打工的地方，指着厨房里的洗碗池，告诉女儿，“这就是爸爸工作的地方。”女儿说：“怎么这么脏！”

“脏？你看，这洗碗池里流出去的是脏水，你爸爸从这脏水里捞出来的却是钱。”丁尚彪微笑着对女儿说。

到吃饭时间了，丁尚彪破例在酒店里宴请女儿。一边讲述打工的趣事。“开始的时候，我把客人吃剩的饭扒到饭盒里，第二天还带到工地去吃……”

在丁尚彪那间破旧的小阁楼里，他拿出一本珍藏了近10年的笔记本，“爸爸，你还写日记呢？”女儿惊讶地说。

丁尚彪小心翼翼地翻开笔记本，里面记的是每一天小丁琳的学习情况，还有一张丁琳写的“保证书”。“我今天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……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要让妈妈生气。”

“这真是我写的吗？父亲竟珍藏了这么

多年。”丁琳的内心又是怎样的激动和感慨！

只有10多个小时，丁琳又得去机场了，父女俩只能在地铁里分手。车厢里静得出奇，父女俩竭力想说些让对方高兴的话。马上就要到站了，丁尚彪说了句：“到了，爸不能再送你。”两眼一红，泪水不听话地滚了下来，女儿轻轻说了一句：“你哭了？”便说不下去了。

父亲下了车，呆呆地站立在窗外，目送着地铁继续前行，一边用手抹泪。女儿终于按捺不住，“呜呜”地哭出声来，而当丁琳的身影消失的那一瞬间，丁尚彪一下子瘫坐在地上，整整4个小时没敢动一下！

家，在我心中

这一家子的故事，被留日学生张丽玲捕捉进她的纪录片《我们留学的日子》里。前几天，该片在上海播出后，引起了轰动。许许多多的上海朋友纷纷打听丁尚彪一家的近况。

丁尚彪一家拒绝了所有记者的采访。记者是通过张丽玲女士才了解到他们现在的点点滴滴。

丁尚彪在日本打工的11年一直没见过他的妻子。女儿丁琳于去年5月份回上海看望母亲时，转机东京又见了一回父亲。

令人感到欣慰的是：丁琳终于没有辜负父母的厚爱，她现在是纽约州立大学电子工程系二年级学生。由于她的成绩特别好，在校担任物理、数学的学生辅导员，报酬不菲。在班里她总拿第一名；前段时间还考了100分。其他同学埋怨卷子太难，老师便说：“一个中国的女孩都考100分啊！”

此时此刻，同是留学生的女儿自然更深刻地理解了她的父亲。现在，父女俩都买了电脑，每天通过Internet交谈，父亲还通过上网教会了女儿做饭、做菜。

远在上海的母亲，因工厂倒闭下了岗。但她不喜欢一个人在家呆着，便去了另一家工厂打工。丁尚彪说准备给妻子也买一台电脑，以后，一家三口，在三个国家，可以通过电脑传递每日的思念和关爱。

这一个三口之“家”啊，是珍藏在一个深深懂得爱的人的心坎里的。

但愿Internet的那一条线路，能紧紧地连接起每一个亲人的关爱，每天每天……

据悉，该片已于昨日开始在浙江有线娱乐频道黄金时段播出。相信不少浙江观众会为那些奋斗在异国他乡的同胞，洒下感动的热泪。

本报记者 徐玉斐